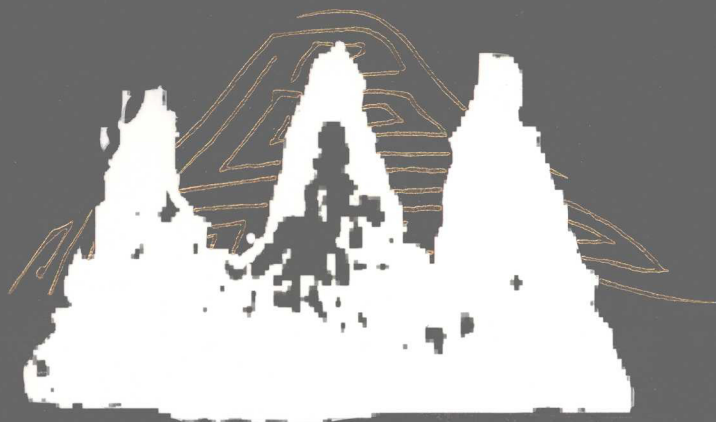


钟正林 / 著



长 篇 地 震 小 说



作家出版社

钟正林 / 著



# 命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命/钟正林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063 - 5551 - 3

I. ①山… II. ①钟…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0253 号

山 命

---

作 者: 钟正林

责任编辑: 冯京丽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 zuojia. net. cn

http://www. zuojia. net. cn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369 千

印张: 20.25

版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551 - 3

定价: 32.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 第一章 惊蛰 鱼梦

- |                 |    |
|-----------------|----|
| 1.龙架梁子传来隐隐的闷雷声  | 2  |
| 2.敲门声所带来的血腥气味   | 6  |
| 3.它们的眼睛很安静很单纯   | 9  |
| 4.从没见过这么扎眼的红拐拐子 | 12 |
| 5.新房变成了俊俏的模样儿   | 15 |
| 6.一刻也不能耽误了      | 17 |



## 第二章 白露 苦汁

- |               |    |
|---------------|----|
| 1.老天不让自己当矿老板咯 | 22 |
| 2.初恋是一串山葡萄    | 24 |
| 3.三秀就成了赵跛子的人了 | 26 |
| 4.啥子地震都震不垮房子的 | 28 |
| 5.发誓要当矿老板     | 29 |
| 6.满床都是刺鼻的莴笋汁水 | 30 |

## 第三章 小满 旺势

- |               |    |
|---------------|----|
| 1.说兴旺就兴旺了     | 35 |
| 2.公猪下儿母鸡打鸣    | 40 |
| 3.以前从莫见过它们说话的 | 43 |

|              |    |
|--------------|----|
| 4.猴子两娘母来报仇来了 | 49 |
| 5.岳二爸呼哧冲入羊群  | 50 |
| 6.别样的握手      | 54 |

#### 第四章 大暑 羊祸

|                |    |
|----------------|----|
| 1.罗女子从羊圈里出来喘着气 | 63 |
| 2.是祸躲不脱 躲脱不是祸  | 68 |
| 3.雨腥气中传来咩咩的羊叫声 | 72 |
| 4.大河能冲得了我家的祖坟吗 | 76 |
| 5.谁说我说话不上算     | 81 |
| 6.心慌得一点也不踏实    | 84 |



#### 第五章 立春 山魅

|                 |     |
|-----------------|-----|
| 1.水的香味不是一般人能识别的 | 88  |
| 2.神啊 保佑我儿走出这条毛路 | 90  |
| 3.娃儿啊 是讲给你的时候了  | 95  |
| 4.借你的大能来保住这救命的  | 97  |
| 5.三棵树一下就出名了     | 99  |
| 6.黑夜里响起母亲的唤儿声   | 103 |

#### 第六章 谷雨 心事

|               |     |
|---------------|-----|
| 1.望着狮子王峰呆呆地出神 | 106 |
| 2.岳二爸相信山人的谣传了 | 109 |
| 3.车上走下来位三板板人  | 118 |
| 4.心事夜色般沉沉地爬出来 | 122 |
| 5.儿子讲了件稀怪的事情  | 124 |
| 6.这真是一个沉重的早晨  | 128 |

## 第七章 壬子 天劫

- 1.沟里的冬雾慢慢地化开来 133
- 2.羊角花是领舞者 135
- 3.你说天老爷长眼睛没有 141
- 4.还清了贷款的宾馆莫有咯 142
- 5.脸上滚出猫尿似的泪水 144
- 6.光线刀一般割断了她的臆想 145

## 第八章 五黄 梦破

- 1.鳌鱼真的翻身哪 153
- 2.石头青牛哞哞地叫了起来 156
- 3.眼流水就水样地涌出来 158
- 4.当然这些也都只是传说 161
- 5.应验了灵验了兑现了 164
- 6.我的羊当真回来了 166

## 第九章 癸丑 出征

- 1.蛮黑的面孔后面是不平静 170
- 2.给青牛沱祖辈的人丢脸咯 172
- 3.脚步鼓声一样朝他走来 174
- 4.不知道下一次天还亮不 176
- 5.使记忆重新流脓流血的雨 179
- 6.运气真是怪得很咯 185

## 第十章 小满 进山

- 1.日头就这样出来了 191
- 2.人这一辈子活的是个脸面儿 193



|               |     |
|---------------|-----|
| 3.是自己的泪在流     | 196 |
| 4.神奇啊 一粒玉米种子  | 199 |
| 5.命是小女生的本子纸给的 | 202 |
| 6.那跪姿在军人的脑壳里  | 205 |

## 第十一章 乙卯 兽影

|               |     |
|---------------|-----|
| 1.娃儿吮吸着豹奶却不哭了 | 209 |
| 2.山人咿啊呜哟啊嘟地哭诉 | 214 |
| 3.往事烟熏火燎般浮现出来 | 225 |
| 4.踩着母亲的脚印出山去  | 227 |
| 5.呜呜嗷嗷的叫声飘飘忽忽 | 232 |
| 6.眼前就出现了斑驳的影子 | 233 |



## 第十二章 戊午 幸存

|                |     |
|----------------|-----|
| 1.领头的波尔山种羊说人话了 | 237 |
| 2.南山顶上不是有三棵神树吗 | 240 |
| 3.你好像我失踪的哥哥    | 242 |
| 4.魂魄被老花狗拉了回来   | 246 |
| 5.都是命啊 命的安排啊   | 253 |
| 6.要做一件对得起财娃的事情 | 256 |

## 第十三章 己未 山麋

|                |     |
|----------------|-----|
| 1.他的血液哗哗流响在树身里 | 263 |
| 2.山风溜过峡谷的汪鸣声   | 267 |
| 3.不是大人们笑得起来的   | 270 |
| 4.上路了 就这样上路了   | 272 |
| 5.莫名的惆怅雾一样漫了出来 | 274 |
| 6.那晚的月头是一个爹妈生的 | 277 |

## 第十四章 癸亥 神渡

|                |     |
|----------------|-----|
| 1.如一面墙一个稳固的屋顶  | 283 |
| 2.银饰如一只鸟挣脱了束缚  | 289 |
| 3.洪水就一恍惚冲下来了   | 294 |
| 4.砍不动砍得动都必须去砍  | 300 |
| 5.刀刃砍向了红血涂染的地方 | 302 |
| 6.人与兽铺成了一条路    | 304 |
| 后记或创作谈         | 311 |



# 第一章

## 惊蛰

## 鱼 梦

今天是咋么了？大清早一起床，岳二爸的心里就很不舒服。不舒服是缘于昨夜的一个梦。昨天才惊蛰，大虫小虫就出来咯，大梦小梦就托来咯，连失踪了五十年从来没有见过的哥哥也从梦中闪现。五十年咯，难道他还活着？

## 1. 龙架梁子传来隐隐的闷雷声

是一条巨大的鳌鱼，是一条巨大的鳌鱼在山头上游着，从三棵神树的天上游过来，从九联坪、禹母祠的方向游过来。

蓝天当水呀！云雾当水呀！漫山漫沟的雪梅花漾起香味的雪浪，漫山漫沟的珙桐花木瓜花漫起晴天彩霞。鳌鱼舒缓、安详地游着。好大的鳌鱼，一恍惚它就变成了九联坪、禹母祠方向的山脉，一恍惚它就变成了青牛沱山村里的山岩峻岭，卧在那里，如卧在大水中悠然自如。岳二爸看着鳌鱼咧开嘴笑，看着从来莫有看过的巨大的乌亮的鳌鱼咧开嘴笑。鳌鱼却浑身不自在地颤抖起来，鱼嘴里发出叽叽的声音，凄婉的声音，像是肚子里有啥么刺锥样，又像是有啥么凶恶的异类侵入了它的家园样，扰乱了它的宁静，威胁着了它的生存样。鳌鱼岂能沉默，它猛烈地摆动巨大的尾巴，桅杆样的尾巴，就有光，从口里喷出来；树杈样的光、蛇须样的光从口里喷出来。闪电和雷鸣直朝着山峦炸开来，它的身体却首先炸裂开来，殷红的血洒红了青牛沱河沟里的水，殷红的血洒红了山林和房舍；殷红的血洒红了野地里的山人和牛羊，血红的雨一般向着山村哗哗啦啦地下起来，下起来，血色的暴雨中游动着两个小黑点，蝌蚪一般，模模糊糊，电视里的推拉镜头般由远及近，擦了的毛玻璃被干爽的风吹着般一点点地由模糊变清晰。是两个人影咯，是两个有些熟悉的人影咯，沿着远方的树影在走，向着远方三棵大树的方向在走，仿佛远方山巅上的三棵大树就能遮蔽血雨样，就能停止血雨样，就能拯救他们样。越看越熟悉咯！一张山梨形的脸，羊眸似的眼；一张蛮黑的脸，黑亮的眼睛。这么熟悉咯？再定睛一看，岳二爸惊得啊地叫出了声，那山梨形的脸就是自己咯！那蛮黑的脸是自己失散了五十年的哥哥亮娃子咯！自己和他竟然走在血雨中，奔着三棵树的方向。五十年都莫有音信的他竟然和自己肩并肩走在血雨中，咋不惊奇咋不稀怪咯！走着走着，回过头去，哥娃竟然变成了光屁股上



长着短尾巴的高颧骨凸眼大耳的披发矮人。

今天是咋么了？大清早一起床，岳二爸的心里就很不舒服。不舒服是缘于昨夜的一个梦。昨天才惊蛰，大虫小虫就出来咯，大梦小梦就托来咯，连失踪了五十年从来没有见过的哥哥也从梦中闪现。五十年咯，难道他还活着？

不光是青牛沱的一代代的山里人，龙门山脉更远的山里人都有这样的经验的，大凡家里人或亲人要出点啥么不好的事，都是有一定预兆或心理感应的，那不好的事情总是借助迷糊的梦来很隐晦地告诉有关联的人的。岳二爸是试灵了的，青牛沱人是试灵了的，比方说梦见嘴里的门牙落，家里的老人就要生病；梦见在茅厕里屙屎，就要赍财；梦见给娃儿抽尿，就要恚气；梦见鸡、鸭等尖嘴子，就要吵嘴拌筋；梦见天上下雪，家里的人就要披麻戴孝。

岳二爸听老黑讲过的。川西人喊老爸都是喊老黑的。

祖爷死的前几天，老黑头觉瞌睡就梦见漫天飞着鹅毛大雪，密麻得连几步远的院子中的杉树都看不清楚，密麻得人都透不过气来。那撒面般的雪花儿一直围着自己罩着老黑下呀飘呀！醒了后起了道夜也莫有中断，一闭眼，雪又撒面般下了起来，老黑的身上、头上和眉眼上都密密麻麻的。稀怪呀！那雪就在院子里围着的下呀！院子外却是青山绿林的，日头晃晃的。第二天，九十三岁高龄、一头白发的祖爷就倒床了，当真倒床了。他倒床的当晚把岳二爸的老黑、妈和岳得明，也就是山人后来喊的岳二爸及哥哥亮娃子岳得亮喊到跟前。

他抬起了那只独臂，好不容易抬起独臂指着小而蛮黑的亮娃子，颤动着胡须说，这，这，娃儿，将来——会有——出——息的，你们——不能——小——待他——

小待就是亏待的意思，还有小看了的意思。

接着祖爷又说了句与先前风马牛不相及的话。

祖爷说，戈基人莫有死，木姐珠斗安珠和他们的九个儿子都莫有死，他们从来就活在羌氏人的身体里。说完就闭上了眼睛。木屋里响起了嚤嚤的哭声。祖母说他是人老颠东了，戈基人离现在老天八远的事了，他被那本叫《释比》的书勾了魂，自从失去后就经常都在讲那书中的故事，有时深更半夜坐起来，说看见了啥么，活灵活现的。唉！他使闷性子，硬是认为戈基人就在狮子王峰下的山宕里。他甚至指着狮子王峰下的石纽大岩石说，大禹？是那块大白石孕育的。你们信不信！自己和哥哥岳得亮当时都才六岁，懵里懵懂的。

第二年就大跃进了，就过粮食关了。祖爷精灵哟！预感到啥么样，他就安然地走了，不然，第二年也会被活生生饿死。这虽然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了，现在想起老黑的关于那个鹅毛样飞雪的梦来还清醒白醒的。哥哥岳得亮在祖爷走后的

第二年失踪了，从此音信全无。

岳二爸大清早醒来站在院子里，站在院子里抬眼就望见了黑龙池南山上的三棵神树，那神树与岳家人甚至整个山宕的人都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的命运的关系。他想，梦里的自己咋么会和失踪了五十年的哥哥朝着三棵树走咯！那三棵树与黑洞崖上南山顶上的这三棵树又有啥么关系，这梦与自己还要去告的状有啥么关系咯？

真的是稀怪咯！

想来想去，心里乱麻样想不明白，可心里始终却是慌慌的，乱糟糟的，心里始终是不舒服，说不出来的那种不舒服。不是生病不是遇见不顺的事不是做了啥么对不起谁的亏心事的不舒服，总之，心里就是不踏实，总觉得有啥么子不祥的事情要发生样，传说中害怕的某种不祥的事情要出现样。这种不舒服的心理一直延续到下午日落西山。南山上三棵青枫树上的日头灶膛里的柴火般褪下去逐渐变成川剧戏台上布挡子的藏青，隐隐约约，从西山龙架梁子方向传来几串闷雷声，又传来几串闷雷声，却不见闪电。

天晴着，咋么会有雷声咯？

龙架梁子可是九顶山的脉络，如画家手中一笔拖到几十里远的金河边的一幅国画般阔阔大大。爬上三河交汇处的对面的狮子包或燕子岩，就可以一览龙架梁子一脉相承的逶迤风采。季节变换，无论它颜色变换如挥舞巨大的彩旗，还是披上春夏的锦绣山花；无论是山雾弥漫，金秋的日头舒展出最舒心畅肺的红红黄黄，还是冬天的大雪将漫山涂得银银白白，春天把沟沟坎坎都打扮得如出嫁的新娘子样。龙架梁子上是白石山，白石山下是石纽。龙架梁子好看的身段从九顶山九联坪禹母祠一脉走下来，一气呵成，好看的身段直走到碧波荡漾的金河边，它的头就在这里俯下了，如一条久渴的龙饮清澈之水般俯下了。这便是龙架梁子之所以叫龙架梁子呢！它真的就是一条长龙千万年就卧在这里样。龙头在金河源头，龙身在八卦顶黑龙池九联坪禹母祠黑洞崖上的南山顶上的三棵神树，龙尾隐入郁郁葱葱迷迷蒙蒙的荃华山麓，左盘右旋，与崇山峻岭融为一体，将青牛沱山村盘绕护佑，青牛沱山村就如孕育在风调雨顺的摇篮里，如襁褓中被祖爷祖母的笑靥老黑老妈的笑靥呵护着的娃儿样。

有时候岳二爸听孙女芳芳看着电视上的恐龙动画片惊战地讲龙的故事，自己就觉得那些龙的拱形凸凹的身体很像隆起的一座座山峰。站在院子里，痴呆地看南山上那片被晨曦镀亮的银雾时，自己会一下子想到龙架梁子，想到龙架梁子是不是就是远古的长龙变成的。这么说来，青牛沱大山里的许多山都是龙变成的了，还有，不光是青牛沱。





龙架梁子传来隐约的闷雷声，像是从地底下传来的，山村在抖动。

朗朗晴秋，咋么会有雷声？难道是龙在嘶吼？过去可是从来莫有过。

闷雷声惊醒了黑龙池茂林里的一群野兽。它们可不是一般的野兽，它们昂起棕黄色、虎斑狮纹的头向着头上的日头发发出长长的咆哮。灰黑的云雾就从它们的蹄子上升起来，与它们一样被惊醒了般呼呼地升起来。已经五十多年莫有听见这样的声音了，这样类似枪炮的声音。深山里的这一群灵异类的野兽深谙这样的声音预示着天干地支柳宿五黄凶煞的世道的开始，预示着它们的激情生命和激荡岁月将随着唯恐天下不乱的到来。五十多年前是枪炮，是人与人之间残酷的厮杀，现在的这闷雷声又预示着啥么？

过来磨刀的吉娃子走进院子里来说，岳分矿的磷矿洞子打得远咯！三坪沟里都打去了。说不定我们青牛沱山里也长磷矿，要是那么子的话，老黑，你说我会不会成为矿老板咯？我们这一个村的人会不会都整发？岳二爸吧了口叶子烟，嘿，嘿笑了下，房檐下的两张山梨形的脸如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表情却是迥然不同，只是老黑脸上的皱纹显示了岁月在他脸上的老辣。

老黑问儿子，真的是岳分矿的磷矿洞子打到龙架梁子的山肚子里咯？

吉娃子说，真的是。刚才你听见日不隆耸的炮声莫有？那炮声就是从山坪沟的山肚子里传来的。

带有某种要问个清楚弄个明白搞个落实的试探，老黑比较认真地反问，你就敢肯定那日不隆耸的响声是炮声不是雷声啥么的？

儿子说，听肖兵兵说的。肖兵兵接他老黑的班在岳分矿里当井下工人，不会错的。儿子接着说，肖兵兵说的到现在为止，岳分矿打了一公里多了，很投了些票子，还莫有打出磷矿来，要是打出就好咯。

岳二爸叹了口气，说若是真的打出磷矿来，不一定就是啥子好事！

儿子吉娃子陵了他一眼，那眼里的意思是老黑这段时间为羊子的事东奔西跑的，告状把脑壳整得有些颠东了，打不着方向了，说出的话稀稀怪怪的，叫人摸不着五筋头。

说这话的时候，岳二爸感觉梦中的鳌鱼晃悠到了眼前，就在房前不远处的山宕里摆动着闪烁着青光的身子样，一对乌亮的鱼眼在盯着自己样。他抬起吧嗒着叶子烟的山梨形的头，看见的却是沟里升起的袅袅的云雾。冥冥中，岳二爸总觉得岳分矿打磷矿洞子的隐隐的炮声与梦中的鳌鱼喷血下血雨浸漫了洇红了青牛沱山村有啥么子关系似的，可自己又说不清道不明，是一种自己的烦躁而已。岳二爸望着那终年隐在云雾中的白石山，自言自语，白石山可是神山，可是惹得动得的么？那隐隐的炮声真的是吉娃子他们年轻人说的礼炮样在预言千年青牛沱的从

未有过的好年辰的开始么？

## 2. 敲门声所带来的血腥气味

戊子年农历四月初八的前一天夜里，刚刚睡下的龙门山青牛沱村六社的队长方二娃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或许他和自己的村庄的命运之门就是从来人的敲门声所带来的不被山人搭理的血腥气味里吱嘎开来的。

正在迷糊中，婆娘摇醒了他。浅淡的月晕下站着喘着粗气的潘老荪。因他是十年前从中江红苕区来到青牛沱生产队倒插门的女婿，样子也长得像红苕，矮粗粗圆坨坨的，脸和晾着膀子做活的周身都熏黄，弄不清是谁最先喊的，总之大家就叫他潘老荪了。一向胆子大，夜晚走老坟地都悠然地哼几句川戏的他今天却是一脸惊惶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说，方二哥，我看见我的母牛被怪物吃了。

他和其他年轻点的都喜欢喊他方二哥，而不喊队长，觉得这样亲切些。

方队长问啥子怪物，母牛都敢吃？牛岂是等闲之类，发起狠来了许多野物都怕的。潘老荪说，当真的，活蹦跳颤的母牛被咬死在三坪沟边上的马桑林里。傍晚我去沟边牵牛，只有扯豁了牛鼻子跑了的小牛立在沟边哗哗地哭。我钻进河沟马桑林时，天已暗了，风中有一股血腥味。几丈远的沟边，有几个黢黑的影子在晃动。我以为是我的母牛呢！定睛一看却不对，那黢黑的影子比母牛小多了，形状像狗，却比狗大，几对眼睛电珠样亮晃。母牛的身子就瘫倒在它们黢黑的影子下，显然已被它们咬死了。我吓得两腿发抖，赶紧连爬带滚。

这还了得，五十多年没出过的怪事呢！方队长赶紧喊醒了祥么爸桃二爸几个有猎枪的山人往三坪沟撵。全青牛沱办了持枪证的老打枪的不多，以前家家户户都是有火枪的，前些年都上缴了。大家蹑手蹑脚地摸去，眼观耳听了好一阵，没有动静。心惊胆战地走近时，母牛只剩下满是血污的毛皮和骨架。祥么爸桃二爸几个老青牛沱山人作出初步定论，吃了母牛的怪物是狗豹子，狗豹子还是五八年过粮食关时出现过，吃逃荒中青牛沱山里饿得奄奄一息的人。祥么爸说，狗豹子是很少见，平时连它们的活动踪迹一点也不晓得。怪得很，它们比人还刁嘴，只吃活物，东倒西歪的死人和动物的尸体它们闻都不会上前去闻一下，只膘起电珠样闪亮的眼睛看一眼就走一边去了。它们出现的方式总是出人意料。五八年，他和逃荒的钟家兄弟翻越八卦顶下的黑龙池，又饿又累。钟家小娃子落在后面，想歇歇再走，肩上猛然被谁拍了一下，寂静的黑龙池山林里，任何一点响动都会引起人的惊惶的。钟家小娃子说，不要匪耍呢！都啥子时候了。他话还没说完，肩





膀上又被谁拍了一掌，这次他感觉那拍他的手掌有些异样。扭过头去，先是看见了一只毛茸茸的爪子，继而是看见了一张比猎狗凶恶的大狗头。大狗头上伸缩出一对雪亮的电珠，一条血红的大舌头弹簧般在他的颈上舔了一下，火焰般滚烫，烙铁样疼痛。待人们回过神来，狗豹子已咬断了钟家小娃的颈项，吮干鲜血扬长而去。一般的狗豹子是莫有敢吃人的胆量的，只有吮吸过人血的狗豹子才不惧怕人。咬死钟家小娃的狗豹子不是一般凶恶的狗豹子，岳二爸祖爷为啥么是独臂，另外一只手臂齐手膀处成了晃荡的空袖管就与这头狗豹子有关系，或者说它就是吮吸了祖爷的血而敢与人为敌的。

青牛沱旅游风景区刚刚建造好，家家户户正在搞农家乐，这么好的世道，怎么会有狗豹子呢！犹如水里的涟漪，不会惊动水里虫鱼的嬉戏，关于狗豹子吃了潘老茗的牛的传闻只是一缕惊惶的风，丝毫影响不了青牛沱山里人的正常生活。因为山人们根本就半信半疑，那个山人与狗豹子残酷厮斗的事情毕竟有些年辰了。或者说已经成了记忆里一个忘却的传说。现在这个年代，假的谣传的东西不少，莫有亲眼见着，谁会信呢！

潘老茗是这个晚上第二个来敲响门打搅方队长的山人。这几天不知咋的，自己的心里莫名其妙地慌。之前正在洗脚时，刘军娃来过，是来漏须子的，凡是生产队里有啥么流言飞语或山人做了损公肥私的事，他都会来漏须子的。漏须子是川人乡语，起先是谁家偷了地里的玉蜀黍，去看谁家的周围林子里有无撕壳后留下的玉蜀黍缨须就晓得了。后人就把告密打小报告说成漏须子。他神秘兮兮地告诉他，谢三娃正在收集队上乱砍滥伐的证据，准备告你。方队长说，屎——衙门大大开，他想告就告。舌头底下真正想说的是几只虱子还能把铺盖拱翻了。自己在青牛沱旅游区修的宾馆的四百万贷款也连本带利于上个月底全还清了，自己当不当这个队长都无所谓的，把自己的宾馆经佑好就是了。

刘军娃眨动着亮晃晃的眼珠儿说，还有，岳二爸跑了，当真去北京告状了。已有两天莫有看见他了，公路上莫有见着他的影影，不知啥时候跑了的。这条须子倒算得上是一条可以上得了桌面的须子，狗日的刘军娃是人精精，脑壳弹子盘样打得滑，压轴的榨秤的放到后面说，故意卖关子。他是乡上指定的专门看管上访户岳二爸的人，村上多少是给了看管费的，今年北京开奥运，全世界的人都到北京来赶场，乡上又加了笔看管费，叫盯紧点。方队长说，老子叫你这段时间把岳二爸盯紧点，我看这回咋向上面交代。他可不是非凡人物，去年底和今年初已先后到县上、省上去告过了。去年刚刚过了年，省上召开人大、政协两会，他就直端端跑到会务组去了。人大、政协会是省上的大事呢！不光是新的四大班子即将产生，会上还要议定解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老百姓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呢！两会虽不解决岳二爸等类似上访户的问题，但两会期间敢上访告状，这岂是小事；凡是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晓得，两会期间，从上至下，哪怕是乡镇开个人代会什么的都要营造一个安稳、祥和的环境，用青牛沱山人的话说，就是心平气和和美美的氛围。

啥子叫氛围？他妈的文绉绉的，有些抽象，方队长自己的理解就是婆娘冬天在灶房里烧饭飘绕出的裹着炊烟的饭香肉香的袅袅热气；夏天豆荚开花包谷吐须怀孕时树林子里咕咚咕咚的映山映水的拐拐子的叫声。是一种庄稼人能够感觉的只能意会不能说清的心平气和的日子。

岳二爸在省两会期间的告状丝毫不亚于在青牛沱山村这样和和美美的氛围里突然钻出来的一声枪响或谁家的房子着火的情况带给人们的惊异。那是省城呀！全省一亿多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跨国经商、旅游、留学的，还有国外的、国内的各大媒体的新闻机构，在两会心平气和和美美的时候，岳二爸敢去告状，并且告的是印月井县委、政府、青秀镇政府和县上的各级相关部门，原告是村民岳二爸，被告是县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这是不是相当于青牛沱村里豆荚开花、包谷怀孕、拐拐子咕咚叫的和和美美的时令里响起了枪声或传来有人家的房子着了火的紧急情况呢？

青牛沱山人把鸟不叫鸟，叫拐拐子；祖辈传下的叫法，与娃儿们裤裆里的玩意儿一个叫法，把细一想，拐拐子歇在树枝上的样子与娃儿们松了裤带撒尿的那玩意儿，像呢！

8 这还了得，两会工作组迅速招来了信访局和会议治安组的负责人，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你们是咋搞的？咋个做的工作？状都告到省人大、省政协上来了。接下来有关单位立马就通知市，市通知县，县通知镇，立马到省上领人。哪家的娃娃哭哪家的主人抱不说，按省对市，市对县，县对乡、镇的相关目标考核，今年底，市、县、乡、镇一把手及相关职能部门统统扣分。这个岳二爸，害人还不惨，经忙莫解决到一条路上，他又要上北京去告状，这不是明摆着要像过去朝代中的人去告御状吗！镇上打了招呼的，他喊的是天价，纯粹是无中生有无理取闹，政府又不是唐僧肉，你想吃一口就吃一口，你想吃一大口就吃一大口，也不怕把牙巴硬缺了。队长方二哥说，你盯的啥子梢，眼皮底下会跑了，我看今年的钱你不想拿了。



### 3. 它们的眼睛很安静很单纯

不能说刘军娃没有把队长的话放到心上，乡上盯梢上访户的看护费那么好领么？

没事时他就坐在自家的房门前，望着公路上出去赶场的人。他家在二坪的山坡上，公路从坡脚下裹脚布样淌过。坐在门前，不光是公路上的过往行人都尽收眼底，老队长岳二爸家里的人从山宕里出来都要经过自己家门前的，拐拐子飞过都有个影，这也是方队长叫自己留心岳二爸的优势，换过其他人，想表现表现还莫有这个条件。可这一次，刘军娃却看走眼了，望了一阵，山宕里没有动静。那可不是一般的山宕，起伏的山宕长着肥绿的构浆树，嫩毛毛的浆浆草，是天赐的牧羊的场所。山宕终年四季湿润是因为周围都是青葱的青牛沱山峰，青葱得就像刚刚从油坊里榨出的清油一样。青牛沱以前的名字叫清油沱，是旅游开发时县长兴致来了，见三叠岩飞下的瀑布沱里千百年冲刷成形的巨石像牛头，高兴时，就随手写了青牛沱三字，将山人的叫法与他的冠名融为一体，口头上的川音听起来“牛”与“油”没有区别。青葱的山峰下溪流汨汨，暗河交错，就形成了这样一大片湿地。老队长岳二爸家就在山宕里，他说这片肥美的山宕肥美的草坡该好好地派上用场，总有个时候，他要对得起这片山宕。

也就是没当队长的那一年吧！当了十多年队长，可山人从不叫自己队长，更不叫自己的名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亲热地叫岳二爸。青秀镇上去赶场，就碰见了畜牧站的汤老表，汤老表是镇畜牧站站长兼兽医。汤老表的爷爷就是骗猪匠，跟着老爸骗猪的他八十年代去地区培训了三个月，回来就当了畜牧技术员了，说起话来就是这门改良，那门杂交变种的，一套一套的了。山里人，很少叫名字的，也不论班辈、职务，别人怎么喊，你就怎么喊，不会毛脸的，亲热呢！时值晌午，汤老表把他叫到李幺妹馆子里，一个回锅肉，一碟油酥花生米，一大碗三鲜汤，各打三两烧锅酒，吧嗒着嘴吱吱地喝起来。李幺妹自己认识的，馆子里来来往往的人多，别人不知道她和汤老表的瓜葛，岳二爸知道的。哼！汤老表还带着她到自己家里来住过呢！

汤老表说，不当队长了好。儿大女成人的，可以享享清福咯！岳二爸说，清福倒是可以享，我总觉得我坐家那山宕可惜了，终年四季都绿油油的咯！终年四季都长着肥实的构浆树、肥实的浆浆草。往些年养过山羊的，山羊到了绿油油的山宕就不想归家咯，肚子胀得圆鼓鼓的，在草坡上咩咩地欢叫。有一天，我好奇地尝了构浆树和浆浆草，构浆树叶子是香的咯！浆浆草是回甜的，难怪羊子吃得